

# 逃婚女被拐卖成家后开始拐卖别人

5



孙晶岩 著  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两年来,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在调查中,作者发现,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,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,一是为“钱”,一是为“情”。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,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,另一方面,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宁春燕刚出生9个月后,离婚的父母都不愿带她这个“拖油瓶”,年迈的爷爷、奶奶收养了她。15岁那年,爷爷奶奶又先后去世。孤单的宁春燕来到歌舞厅寻找安慰,她认识了许多和她相同处境的人。她开始学着做生意,并渐渐染上了毒品。她自己吸毒,还无意中参与了贩毒。后来,宁春燕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。

报告文学

1966年阴历六月初六,田丫出生在河北省保定附近一个贫穷的小山村,当她刚刚满月时,村支书来到她家,他仔细瞅了瞅田丫粉嘟嘟的小脸,高兴地点了点头。他敲着烟袋锅子走进堂屋,对田丫的父母说:“嗯,你家这丫头长得俊,咱两家定个娃娃亲吧,把你们这丫头许给我们家铁蛋。”田丫的父亲点头哈腰地答应了,可田丫的母亲心里却老大不乐意。铁蛋是个瘸子,长得又寒酸。尽管田丫的母亲心里一百个不乐意,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丈夫:“那是,能跟村支书家攀亲,真是我们闺女的造化!”

田丫7岁那年,父亲死了,母亲又改嫁了。16岁那年,随着一阵唢呐声,如花似玉的田丫进了村支书的洞房。田丫带着满腹苦水和满眼泪水与铁蛋拜了天地,当闹洞房的人散了之后,田丫就坐在炕上一动不动。铁蛋说:“你睡吧!”她说:“俺不困!”铁蛋觉得没趣,躺在炕上睡着了。窗台上的蜡烛摇曳着微弱的火苗,田丫就这样穿着衣服坐在炕上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。

往后的晚上,她把被褥挡在炕的中间,筑起一道棉花“三八线”。她躺在炕头,铁蛋躺在炕尾。一夜无话。她希望铁蛋急了跟她闹,把她休掉,可偏偏铁蛋是个善良的人。尽管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,却始终没跟家人提一个字。

她下决心逃跑,一个漆黑的夜晚,她挎了个包袱跑了出去。天黑路不熟,她很快就被婆婆家人抓了回来。这回公公破口大骂:“我说你怎么不怀孕呢,原来拿我家铁蛋当猴耍?

铁蛋,你今天要是有种就给我揍她一顿。”铁蛋有些犹豫,他的家人一拥而上,把田丫打得遍体鳞伤。晚上躺在炕上,她拿出一把剪刀塞在枕头底下,红着眼睛对铁蛋说:“你要是敢动我一个指头,我就抹脖子!”第二天天还没亮,婆婆又把她喊起来推碾子。推完碾子还要做饭、喂猪、种地……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牲口,任人打任人骑。一个阴雨天,她正坐在邻居家炕上纳鞋底,突然看到公公婆婆到供销社去买东西。她急忙溜下炕,回到家里包了几件衣服就跑了出来。田丫跑一截回头看一会儿,看一会儿再往前跑一截。天渐渐黑了,迎面是一条河,河上没有桥。她心一横:今天就是淹死我也不回去了!

她趟着河水走着,齐腰深的河水水流湍急,她突然一个趔趄,被河水冲倒了,包袱被河水冲走了,她也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。她以为自己这回完了,刚好一个叫得根的小伙子打柴归来,看到这个情景,他急忙扔掉柴禾跳进了河里。小伙子水性好,三下五除二就把她救了上来。在小伙子家住了一晚上,第二天,田丫搭马车赶到保定,又从保定扒上了去北京的列车。到了北京,她都没敢出站,又扒上了去宣化的火车。后来又到了石家庄,她偷偷地溜出车站,浑身饿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她看到迎面是一个小铺,一个老太太在里面卖梨。

老太太关切地问她:“姑娘,你买啥?”她撒谎说:“大娘,我啥也不买,我的钱包让人给偷了。”老太太又说:“看你穿得破衣烂衫,八成是逃婚

逃出来的吧?”她吓得张口结舌:“大娘,您怎么知道?”老太太撇了一下嘴:“我活了这么大岁数,什么人没见过?”田丫说:“大娘,既然您看出来,我就不瞒您了,我是逃婚逃出来的,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”老太太拿起窗台上的公用电话:“喂,你们过来吧!”

两个男人走了过来,一个高个子20多岁,一个矮个子30多岁。老太太指着两个男人对田丫说:“姑娘,这两个男的块呢!”她连声说:“我愿意,我愿意!”老太太说:“那你就赶紧跟他们走吧,免得夜长梦多。”那个30多岁的矮个男人说:“你既然已经加入我们公司,我们就得管你的吃喝。走,我先带你吃饭去。”

两个男人把她带到饭馆,点了几个菜,还要了两瓶酒。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三碗米饭,还吃了不少菜。两个男人一个劲儿地向她敬酒,她本来不会喝酒,盛情难却就喝了好几杯,出了饭馆头有点晕乎乎。两个男人把她带到一个山洞,还没有等她醒过味儿来,矮个男人就像一个磨盘那样紧紧地压在了她的身上。她拼命地反抗着,却因为喝了酒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矮个男人刚走,高个男人又扑了上去。她浑身绵软,默默地忍受着两个男人的蹂躏。

第二天一早,两个男人拽着她的手,把她带到了火车站附近一间陌生的屋子里。屋里有一男一女,男的20多岁,女的30多岁。矮个男人对屋子里的两个人说:“货带来了,要

现钱。”屋子里的男人仔细地打量着她,满意地点了点头:“这货不错,给钱!”屋子里的女人给了她带来的两个男人一叠钱。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兴冲冲地走了,接货的两个人贩子把田丫和另一个丫头小杜推上了火车。火车咣咣当地驶向远方,田丫的心充满了恐惧和悲凉:这到底是要到哪儿去?不知走了多长时间,火车咣当一声停下了。小贩亮开嗓子吼道:“扒鸡,新出锅的德州扒鸡!”

女人贩子领着田丫进了村,停在了一个农家小院前,小院的周围种着一片棉花地。女人贩子朝院子里大声喊道:“娘,俺回来了!”院门打开了,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壮男人站在她的面前,女人贩子说:“娘,你看这丫头配俺弟行不?”老太太仔细地打量着田丫,乐得嘴都合不拢了:“哎呀,俺们家福生真有福气,摊上这么个俊对象,快进屋!”壮男人直勾勾地望着田丫,高兴得一个劲儿搓手:“俺可有对象了!”

晚上,老太太和闺女做了一桌好菜,又在窗户上贴上了带喜字的窗花,田丫和壮男人成亲了。壮男人家很穷,炕上连床被子都没有,只有一床烂棉花套子。这一晚,田丫没有反抗,她木然的脸上流着痛苦的泪水,任凭壮男人在她身上翻云覆雨。田丫很快就怀孕了,当年就生了一个胖小子,她当娘的这一年才19岁,还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。

福生是个大忙人,他对妻子说:“你在家干活吧,我上东北跑业务去。”田丫家种了八亩棉花地,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走了,她每天要做饭、洗衣、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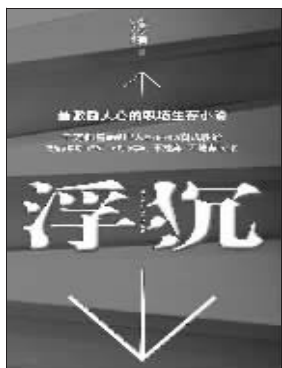
顾孩子,还要喂猪、种棉花、伺候老人。所谓跑业务就是去拐卖妇女。慢慢地,田丫才知道这个村很多人都干拐卖妇女的营生。还有的人把拐来的姑娘留下当媳妇,睡上一段时间再卖出去放白鸽。所谓放白鸽就是骗婚,假装卖给穷乡僻壤的一个老农,收了人家的钱,成了亲再跑回来。

喂猪、割草、种棉花,田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这些活计。她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福生三天两头在外面“跑业务”,田丫很不放心。她想:万一他哪天跑业务跑花了眼,甩掉我和三个娃娃咋办?干脆往后和福生调换工种,他在家喂猪、种地、照顾孩子,我出去跑业务!田丫说干就干,第二天就背着一麻袋旧衣服上了火车,她想以卖旧衣服为生,可大钱赚不着,小钱又看不上眼。一天,她来到天津火车站西站,看到一个四川女孩儿站在那里,就上前拉呱,说是要做服装生意缺少人手,花言巧语地把人家骗到了山东德州,又把人家卖了。接着,她又乘胜追击,拐卖了三个女青年,全都旗开得胜,马到成功。正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,谁知警察却找上了门。田丫为了三个孩子有人照顾,在案件审理期间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,她以拐卖人口罪被判刑。

田丫是个文盲,脾气暴躁,喜欢打架。她不识字,每次给家里写信都是监狱警察代笔。天津女子监狱的王队长对她很好,不但每个月免费供应她日用品,看到她情绪不好还经常找她拉呱,拉完了她的心里就痛快点了。在王队长的帮助下,田丫有了进步,还获得了减刑1年零8个月的奖励。

# 新来的市场总监是个单身女人

9



崔曼莉 著  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,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,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。正苦恼间,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。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,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,她既可能一战成名,也可能沦为炮灰。

[上期回顾]

欧阳贵和乔莉一起去石家庄见晶通的领导。饭桌上,方卫军的手伸向了乔莉的大腿。乔莉想发作,却被欧阳贵恶狠狠的眼神压了下去。见乔莉始终不肯迁就自己,方卫军生气离席。欧阳贵示意乔莉去送他。路上,方卫军提出让乔莉当情人。机灵的乔莉把这段话悄悄录了音。

职场风云

去拜访方卫军的妻子时,乔莉送了一个手机给她。哪知道,方卫军居然把手机转交给了陆帆,还告乔莉行贿。陆帆很纳闷,希望乔莉解释。乔莉没有解释,她打电话给方卫军,放了她录下的那段录音。方卫军被吓得不轻,赶紧回头向陆帆道歉,说他弄错了,还大大表扬了乔莉一番。此后,方卫军老实多了。

又过了一阵子,市场总监突然跳槽了。据说新上任的市场总监是个38岁的老姑娘。瑞贝卡有点担心了,怕这个上司不好伺候。

这天,乔莉到了公司楼下,刚进电梯,便看见瑞贝卡和一个30多岁的女士站在一起。这位女士身穿红色大衣,浓浓的眼影下眼皮微肿,五官十分端正,颇有几分姿色。乔莉想起公司前不久发的那封介绍新市场总监的邮件,上面说这位总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,在香港从事市场工作多年,中文名叫陈璐,英文名叫薇薇安,乔莉估计就是她了。她对瑞贝卡点点头:“瑞贝卡。”瑞贝卡笑了笑,却不介绍,乔莉又对那位女士笑道:“您就是陈总吧,我是安妮。”

“安妮,”陈璐仔细打量了她一眼,微微一笑,“久闻大名呀,你还是别叫我陈总了,就叫我薇薇安吧。”“哦,好的,怎么样,适应北京的天气吗?”“北京的天气,哦上帝,”薇薇安说,“实在是太干燥了,我第一次来大陆,真是觉得不能想象。”她盯着乔莉的脸看了看,“你的皮肤不错呀,怎么保养的?”“多喝水,”乔莉笑道,

“多补水,别的就不知道了。”

电梯到了,乔莉与薇薇安和瑞贝卡分了手,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周五的傍晚,北京城飘了一点小小的雪花,乔莉情不自禁地走到窗边,透过厚厚的落地玻璃,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,突然,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,她一看是远在石家庄的陆帆。陆帆说他明天回来,让乔莉下午赶到办公室,开个碰头会。

周六上午,乔莉穿戴整齐出了门。由于晚上要去看戏,加上今天是周末,她难得地打扮了一番。找了半天,她才找出一条羊毛连衣裙。裙子是宽大的毛衣式样,倒也符合杂志上说的风气,她配了一双漆皮的皮靴,这鞋子从买来再也没有穿过,是她在北京买得最失败的一件用品,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。她系了一条羊毛围巾,外面罩了一件大衣,头发散散地披下来,匆匆赶到公司,准备了一下后进到了会议室。

她刚刚坐定,瑞贝卡与薇薇安就走了进来。瑞贝卡穿着一件杏黄色大衣,薇薇安穿着一件宝蓝色大衣,两个人进得屋来,乔莉只觉得眼前一亮。这时云海端着几杯咖啡走了进来,薇薇安说:“还没有工作就有咖啡喝了。”云海把咖啡放好:“下午喝咖啡提神醒脑,这不是公司的,我是在楼下星巴克买的。”乔莉点了点头,表示感谢,云海顺手把几张优惠券递给薇薇安:“这是附近几家餐饮店的,你要是喜欢可以去尝尝。”“哎呀杰克,你太绅士了。”薇薇安操着香港普通话惊喜地说,“事事都想得这么周到。”

这时陆帆推门走了进来,乔莉见到他不由一愣,仅仅一周未见,他明显消瘦了,气色也不好,似乎在石家庄过得十分辛苦。云海把咖啡放在陆帆面前,陆帆点点头,坐下来拿出电脑,众人也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,纷纷打开了电脑。

“负责售前与售后的雷总还没有来,”陆帆说,“我们大家先探讨一下,等雷总来了会议再正式举行。”“杰克呀,”薇薇安说,“你那个方案我们都看过,不如你再讲一遍吧。”云海一怔:“这,雷总还没有来,还是再等一等吧。”

“我们说好了两点开会,”薇薇安看了看手表:“现在已经两点一刻了,三个总监到了两个,我觉得你可以先讲一讲方案了。”云海看了看陆帆,陆帆觉得再讲下去就会惹得薇薇安不高兴,点了点头。云海打开了投影仪,一行大字跳入墙壁:电子行业IT应用论坛。在座的几个人其实都已经看过了方案,但云海还是娓娓地讲了一遍。说完之后他说: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,尽管提一提,我们好深入修改。”

陆帆看了看薇薇安:“我还是请市场总监薇薇安说一说意见吧,她是市场工作的资深人士,工作经验比我们多,我们要好好向她学习。”薇薇安抿嘴一笑:“我没有太多的意见,杰克的方案已经很好了,不过呢,我们这次活动分为三个层面,在和客户沟通方面似乎光有会议不够,是今晚宴之后再加一些活动节目吧?”

云海与陆帆相视一笑,陆帆说:“杰克,薇薇安的意见非

常好,在晚宴之后增加一些活动吧,至于活动的设计,你看……”云海望着薇薇安,薇薇安说:“既然这个方案一直是由云海跟进的,就还是由他来做吧,我们市场部门帮着看,提提意见,像杰克这样的资历,做这个肯定没问题啦。”

“好,”云海笑了笑,“那我按照市场部门的意见再修改一下,其他还有什么意见吗?”薇薇安摇摇头:“其他就暂时这样吧。”陆帆说:“方案就这么定了,销售方面由强国军和乔莉跟进,这次市场活动的重点是要突出我们……”他的话还没有讲完,门被推开了,雷小锋沉着脸走了进来。

“杰克,”他看着云海,“我给你发了邮件,让你通知大家会议时间改到了下午3点,你都通知了吗?”“抱歉,”云海道,“我今天上午10点钟看了公司邮件,好像没有看见。”“我今天上午10点半给你发的,”雷小锋说,“你既然在这个项目上对我负责,怎么能不及时收发邮件呢?尤其是在会议之前,你有3个半小时的时间,在这3个半小时里你随时可以抽空查看邮件,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?你这样的态度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呢?”云海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,陆帆一如既往地冷着脸,薇薇安的脸色难看起来。雷小锋见云海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,这才在座位上坐下来,云海把一杯咖啡递给他:“今天是我的错,我下次开会之前会随时注意大家的安排,耽误了大家的时间,十分抱歉。”他又笑了笑说:“雷总,刚才大家为了向你

汇报得更完美,事先把方案又讨论了一遍,你看要不要我把方案讲一遍,然后再把大家的意见逐一向你汇报?”

雷小锋点了点头,云海打开了PPT,又从头说了一遍,这一遍说得十分艰难,因为雷小锋随时会打断他,挑剔其中的诸多细节。好不容易云海把方案说完了,他却不再说薇薇安的意见,说:“市场部的意见刚才薇薇安做了总结,雷总,你看是不是请她们说一说?”雷小锋说:“薇薇安,你们有什么意见?”“我们想在晚宴结束后增加一些活动,”薇薇安说,“这样可以加深客户对我们产品的印象,并且沟通我们与客户之间的感情。”

“我看这些活动毫无必要,”雷小锋说,“我们的重点是告诉客户,我们针对电子行业的技术优势,客户只要听懂了我们的技术优势,我们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。”薇薇安冷冷一笑:“既然雷总这么说,那我们市场部门就不好再提意见了,不过这些意见我们要保留的,必要的时候我们写出我们的报告。”“薇薇安,”雷小锋惊讶地说,“我是对事不对人。”“我也只是完成我的工作!”薇薇安针锋相对。陆帆说:“我觉得雷总和薇薇安的意见都很重要,杰克,你的方案如果加进这两条,应该会很完美。”“好啊,”云海说,“我立即着手修改,雷总你觉得呢?”

“那好吧,”雷小锋说,“人员方面我看了,技术人员的力量还要加强,工程师一定要派出我们最好的人去讲。”云海等人连连点头。